



散文

徐秀玲

民國五十二年生

國立藝術學院畢業

現職／

出版社編輯

# 廟的傳說

散文組佳作 徐秀玲

承德的廟是特殊的。

特殊的是它所透露的一種感覺，失去了宗教信仰的歷史遺存，沒有香煙，沒有崇拜，只用來觀光，還不准拍照。偶像的存在只是做為歷史的見證，彷彿向遊客解說廟宇之所以在遼遼的荒野佔有一席之地，頂一方古老的華蓋，本有一番神秘的傳說。

作為一種寫作的題材，適宜於散文懷古或報導記實。

除了宏偉的建築和每日三三五五的人流，廟沒有儀式。沒有儀式的廟還算廟嗎？似乎只剩下了傳說。

旅遊指南為傳說下的註解：「在避暑山莊東面和北部山麓台地上，座落著十一座不同風格的廟宇，這些廟宇依山傍水壯美巍峨，總面積達四十多萬平方米，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古寺廟建築群體之一。清代，這些廟宇共分八處管理，因其地處塞外，故稱外八處，習稱外八廟。」

依山而建的廟群在平地一眼望見。這些廟迥異於南方廟宇的隱蔽於深山茂林的虛無縹緲間。承德山矮，山巒丘陵連綿交疊，寺廟群如積木似地大大小小高矮矮堆疊波浪起伏的山脈上。不同秩序的姿態，不同建築的格調，造就它們不同的傳說和觀賞價值，足以做視歷史的記載。不算天下第一或世界之最，卻關乎歷史的不能承受之輕：那般盛世與亡朝，亡朝與盛世，終歸傳說。

有了傳說，於是敷上了色彩，所以吸引遊客，乘興看廟來。廟呢？本有廟的本色，加上了傳說，形成了看法。

外八廟建於公元一七一三年至一七八〇年間，滿清政府為習武綏遠，安塞固疆，不惜耗費巨資，修建寺廟，以順應滿蒙藏等少數民族上層階級的習俗。建廟的背景是一幕幕歷史行伸政治統御的舞台，其中滲透人文宗教的外交籌碼。

乾隆皇帝為紀念平定新疆準噶爾蒙古貴族遠瓦齊與阿睦爾撒那的叛亂，仿西藏三摩耶廟建普寧寺——俗稱大佛寺，主體建築大乘之閣，高三十七米，內有世界最大的木雕佛像，四十二臂觀音立像，全高二十二米二八，重一百餘噸。乾隆皇帝為安撫遷居熱河的新疆準噶爾蒙古達什達瓦部眾，仿新疆伊犁河畔固爾扎廟而建安達廟——俗稱伊犁廟，主要建築乃普渡殿，內有宏偉的木雕度母像及佛教壁畫。

普樂寺——俗稱園亭子。乾隆皇帝採納章嘉國師的建議興修此廟。廟的前部為漢式伽藍七堂，後部搭建壇城，高築旭光閣。閣內有中國最大的木質曼陀羅，供奉樂王佛。天花藻井為龍飛鳳舞圖案，木雕貼金，精美絕倫。

適值乾隆六十壽辰及其母親八十壽慶，為接待前來祝壽的西北各族王公首領，仿拉薩布達拉宮建普陀宗乘之廟——藏語即布達拉。寺廟依山就勢。布局錯落，殿台林立，濃郁的藏式建築風格。乾隆七十大壽，為禮遇遠來祝壽的西藏政教首領班禪六世，特模仿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興建須彌福壽之廟——藏語即扎什倫布，俗稱班禪行宮。

殊像寺，言傳為乾隆家廟。擬五台山殊像寺而建，仍漢族形式廟宇。主殿會乘殿，供文殊、普賢、觀音。寺內假山嵯峨，松林掩映，富於園林景觀。

外八廟融匯了漢、藏、蒙、滿等民族的建築藝術華彩，以重在神似，仿中有創的原則，建製了邊疆各地的名寺古剎。蓋廟築寺潛蓄善心美意，發揮統理天下之大私心，兼顧延壽享樂之小私心。大私小私豈非平凡心？焉知天意叵測，人間禍福難料，時代的風雲水火起覆翻動，一旦變生，原來的美倫美奐，湮入傳說之中，遺下的傳說竟也不外平凡的人事。

傳說乾隆好大喜功，建廟招安綏遠，魅力凝聚五族。大江南北海山東西畢竟遼遠廣闊，民情習性難揣。帝雖也四方走走，好大喜功者時或微服出巡，也是走在明處。明處不見暗裡，暗裡終成痼患。「外八廟」——八處外交領事館，安撫了西北邊疆；東南海域天高皇帝遠，皇帝如同傳說，何在乎人家蓋什麼廟，信什麼教，拜什麼神？傳說正經或不正經，千係虔敬或褻瀆何方怪力亂神？近海波濤凶湧似虎，究竟海濤凶還是皇帝大？習於草原文化的清室滿族，對海還是怕怕，不察水性民族拜的是廟裡的媽祖，寺裡的地藏王，或是舶來品的那種十字架，還是也應蓋八處不同民俗風情的廟宇，就近也建「避雪山莊」江南離宮，坐鎮壓虎，安撫海民？

皇上若是不察，虎兇就要鬧關來。且看八國聯軍，且看日寇侵襲，皆由沿海入關跨域，江南的媽祖城隍擋不住，塞邊的外八廟喇嘛班禪撐不了。滿清，成了末代皇朝。

山和海均為關口，土和水是要素；偏山者，即引水來浚，偏水者，便關山來屏。諧調水土和平，俾使防關固塞。推翻清帝，建立民國，中國的再統一，不是離海不遠的孫中山帷幄和平救國的乾坤大計嗎？

關於廟，可憐那廟頂金衣被當時侵華的日寇刮刷掠奪，刮不下刷不掉的，也留不得，潑油燒頂。頂現在一片焦黑枯槁。蟠守金衣廟宇的十二金龍早已騰雲駕霧而去，空留「萬歲塔」不保萬歲的江山，不保萬歲的帝朝王府，甚至自己的

頭蓋也險遭滅頂的危亡。再說廟裡那些個可搬的、可帶的、可撕的、可敲的、金的、銀的、雕刻的、畫繡的、偶像、神祇、鬼怪、精靈，大概全都落難，已然不明去向。後遭逢文化大革命再次洗劫，欲想歸返的靈鬼跑得更徹底了！只留現在的光景。

傳說中的傳說沒有對與錯，沒有好壞，也不嚴證真或假。傳說中有不盡的情調意味，丰丰彩彩，說說，聽聽。

廟，年久失修，可結構算好。拱柱雕木粗礪黝黯，畫樑彩壁斑斑剝剝，腐蝕的霉菌發散它的辛酸和孤苦。連一柱香火也無，倒偶有誦經的小喇嘛。時至晚間，遊客退走，連腳步聲也留不住了。沒有供品，貓鼠都不沾腳。倒是觀光客人不知怎的，丟了些錢紙在廟內角落和供桌上。這是散財還是不堪？

廟是該修一修了。

因信仰有廟，廟因人的陰謀而神奇。廟原來輕拋歷史於是非禍福之外，歷史卻要認真去追究信仰的神秘和悲壯。滄桑古廟擁著歷來的創痕和沈默，讓歷史固執地去觀照。若問歷史可都明鑒無虛，蒼天可曉？

天比廟還老，比歷史還遠，如何能細看分明？細數得清？冥冥然，這是非非都因為迷眾的信仰罷了。

廟的碑刻匾文字字真確，是歷史的載錄。滿、漢、蒙、藏，斑斑全是歷史的陰謀。記下的如此，沒有記下的，更多。

古廟昏昏欲睡矣。孤獨啊！

信仰早在時光的流逝下與廟揮灑一場無言的對話。

政治沒有痴情，改朝換代的現實眷顧不及廟土淨地。宗教能為政治積得高尚寬廣之崢嶸聲譽，又替災禍托藉功德超度塵俗浩劫，奈何心靈的聖地不禁塗炭污穢，政治發蹟之地成了苦難的發飆場，避難所再度淪陷人間煉獄的苦楚。到處傳說著，世代的興亡、政制的良窳、廟的榮衰、人性的善惡，傳說著歷史影響力的本質到底是什麼？

總之，兩岸的開放政策，終於使得傳說留有另一個局面！

不進縱深，不登高層次，無以探究廟的幽秘崇巍。廟內院落重重，梯階級級層遞而上，並非專為考驗觀者的腳力，實為象徵宗教的上升導向。所以，一入廟門，令人感覺，愈行愈起塵拔俗。

一出廟門，如墮落於千迴百轉的塵與今世，出脫的精靈糾纏了悲歡離合的意識型態，紅塵欲念躊躇在佛法門裡門外，哀號來生。

琉璃塔的影子低徊歷史的殘夢陰魂，游離生死，生死游離。借問誰是追夢者？千秋萬古迢迢路遙，腳力有限的，留給廟寺去普度也行。

陪伴廟，為廟點綴塵煙凡俗氣味的攤販，賣了一件紀念品，握在手的男遊客嗤嗤發笑，……

「此時此地，此行此物，意義非凡！」

只不過一個鑰匙環。

「這環掛著另一個世界哪！」

原來是一個人像，下面挺著個大陽具——品名「活佛」。修行者臻至大慈的最高境界稱之謂活佛。有心人懷藏此器物回家去進德修業，視作開啓人生最高境界的鑰匙，又是另一個傳說。

布達拉的窗反映夕陽的方向。黃昏瓊霞碧雲進不了布達拉的窗。鑿掛在布達拉高牆的壁窗不進風、不進雨、不進光，封死的。陽光和彩蝶只是暫時的留存，夜鶯和星光也只在黯夜中探訪。日月星辰輪迴再輪迴，匆匆，都是爲了時光易逝。寺內修練的人從不見窗的綺麗嫵媚，以致不會影響功力，終能與寺內沈寂化爲空無。只好「空無」了，布達拉！天幕潑染下墨色來，廟無燈火，摸黑看廟不成體統。還有兩處外廟，若有緣緒，下回再見。

回頭再看看廟寺。啊，我畢竟只是一個過客！

誰與我來一起等待廟鐘敲響？

「這些小喇嘛住廟嗎？」

「沒有。」

「這麼小出家孩子們不覺苦嗎？」

「他們上班領薪的。換下那套制服，走在街上跟普通人沒啥兩樣兒。」

「他們上學受教育嗎？」

「也讀書識字。小喇嘛上班時桌上邊兒蓋著經書，下邊兒擺著瓊瑤小說看哩。」

天黑了，廟已老，聽不清明了。對面的山好近好青。它可一一爲老廟做了回應和見證？

歷史已久遠。

留下傳說而已。